

# 马背上的“泥朵巴”

记四川省甘孜县藏族民警罗桑达娃

“身体瘦削、脸色蜡黄，说话时带着腼腆，1米7上下的个头，他看上去要比37岁的实际年龄苍老许多。这就是那个宁可不要命也要当警察的康巴男人吗？这副瘦骨嶙峋的身板能在海拔4000米的荒野抵挡住零下20多摄氏度的寒夜吗？无数次骑马夜行的路上，面对悬崖小道上追赶的狼群，他有过畏惧吗？他似乎看出了记者的疑问。“我带你去走走吧。”他的眼睛里闪烁了着一股劲儿

本报记者吴光宇

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的甘孜县城距离达通玛中心派出所150公里。

车轮下的石块时不时飞起，卷起黄土一片。越往前走，路面越发狭窄，路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坡，另一边就是悬崖。融化的冰雪顺着山坡淌下，侵蚀着路基。

“前阵子这里发生了滑坡。如果滑坡发生在下雪天，几天困在这里都不稀奇。”罗桑达娃指着前面的一个拐弯处平静地说。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次了。

## 格萨尔故里走出的“牛场娃”

“大德乡没有设派出所之前很多盗贼过来，把我们的牛马偷走。挖虫草的季节不让我们去挖，还拿枪吓唬我们。”村民回忆起往事依然愤愤不平

达通玛片区是罗桑入警后工作的第一个地方，是甘孜县最偏远的地区，它包括查龙镇、茶扎乡、卡龙乡、大德乡4个乡镇，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。罗桑入警那年，达通玛片区只有一个中心派出所，设在查龙镇。

“我出生在德格，是传说中格萨尔王的故乡。格萨尔王的一生都在为百姓铲除罪恶势力、维护正义，是藏族百姓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。我的老家在牛场上，那里的老百姓不怕风雪、不怕挨饿，就怕偷牛盗马的强盗。小时候我亲眼见过外婆家的邻居被持刀大汉抢劫，抢走了东西，还被砍伤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想当个警察。要像格萨尔王那样，保护自己的老百姓……”望着车窗外单调的风景，罗桑讲起了往事。

2002年，罗桑当上了德格县窝公乡的文书。“只有高中学历，当不了警察，那时我挺伤感的。但心里一直没有放弃那个警察梦，有空就会看公安知识方面的书。”

2007年，甘孜州将招录考试报名条件放宽到高中学历，罗桑立刻报了名。“得知自己考上的时候，我和一起考试的同乡在康定的情歌广场上抱着哭，我的梦圆了。”罗桑说。

3个小时后，汽车停在了达通玛片区中心派出所前。高大壮实的民警生龙达吉早在门口站着，看见罗桑就立刻冲过来，一下子抱起了罗桑。他们开怀大笑的样子像两个孩子。

生龙讲起与罗桑并肩战斗的日子。“那时达通玛片区工作压力比较大，派出所只有4个民警，却要负责占甘孜县面积47%的区域。每天都要巡逻，开展治安、维稳、户籍的工作，晚上还要通宵值班。”

比劳累更苦的是孤独，外面的世界离达通玛草原太远太远，远得让人觉得这四周的一切就是整个世界。

达通玛片区最偏远的是大德乡，它与青海省达日县、甘孜州的石渠县、德格县、色达县交界，由于地广人稀，曾一度成为一些逃犯的栖身之地，当地百姓经常受到侵犯，矛盾纠纷高发，枪患突出。

像往常一样，坐在镇里综合服务大厅农业服务窗口前，乔怀录认真接待着来办事的群众。就在几天前，他却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：从冰冷湍急的河里救上了一名落水青年。若不是这次跳水救人的义举，乔怀录这个47岁的河南镇平县石佛寺镇平凡寻常的乡镇干部，很难走进人们的视野。爱骑行，善弈棋，长期资助贫困学生，抓过小偷，救过伤员，也举报过肇事逃逸者……在人们对他的“回忆录”里，这些不胜枚举的好事，似乎也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。

## 救人这件“不大点的小事”

“那是清明节假期的第二天，按照俱乐部的骑行计划，我们一行20人约好了从镇平县骑行到内乡县方山公园。”当天的骑行领队刘俊杰说，当路过内乡县湍河二桥时，看到桥上岸边很多人围观，骑到桥中间时才发现有人落水了。原本想报警的乔怀录看到落水者的头动了一下，他意识到——人还活着！顾不上报警的他丢下单车甩掉鞋，拔腿就往河岸跑，骑友们还没反应过来，乔怀录已经纵身入水。

“跟谁都没商量，边跑边脱衣服，他跳下去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揪着，刚骑完40公里的热身

“大德乡在没有设派出所之前有很多邻县的盗贼过来，把我们的牛马偷走。挖虫草的季节不让我们去挖，还拿枪吓唬我们。”贡玛村村民怕罗回忆往事依然愤愤不平。

“老百姓的法律意识淡薄，人被杀死了，没人报警；有纠纷的，还是沿用千百年互相仇杀的习惯。那时大德乡的治安状况非常严峻。”甘孜县公安局副政委孙乃沧说。

2009年，大德乡建立派出所，29岁的罗桑在入警一年后，由于工作成绩突出，调任大德乡派出所所长。从此，“罗桑所长”这个称呼就一直伴随着他的警察生涯。

## 马背上的“泥朵巴”

“交了枪，谁来保护我们的安全？”面对老百姓的质问，罗桑拍着胸脯：“有我在！”

听说罗桑要回大德乡，一群牧民一早就等在了派出所门口。一见到他下车，就连忙上前将一条哈达挂在他身上。罗桑不停地说着“卡卓（谢谢）”，与他们一一碰头礼。

他看上去与每个人都那么熟悉。藏语里，警察被称为“泥朵巴”。在大德乡老百姓的心目中，“泥朵巴”的样子就是罗桑的样子。“刚成立派出所的时候，这里就修了一间房子，我有啥问题就来找罗桑所长，当时派出所没有车，我就骑着摩托带着罗桑所长到处去转。”章龙村的所罗说。

更多的时候，罗桑的工作是在马背上完成的。在海拔4200的良木多定居点，牧民们常常见到他骑马上山巡逻的身影。

“他办事情公平公正，老乡有任何困难，他都去解决，从来不嫌麻烦。这片地方太大了，他每次都是清早骑马出去，晚上很晚才下来。”指着远处的山谷，柏罗说。

自从任所长的那天开始，罗桑就过上了与马、糌粑、方便面相伴的日子。

派出所只有3人，却要负责1666平方公里的辖区。“派出所成立第一年，房子基本空着，我带着兄弟们在大山里巡逻，既不能放过任何一个隐患，又要见人见人做法制宣传。”他说。

过去，由于历史原因，甘孜县的枪患比较严重，地处多县交界处的大德乡尤为突出。

解决枪患成为罗桑面前最大的困难。“老百姓把枪看作自己的财产，谁愿意把自己的财产交出去呢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，有枪就意味着有安全感。”罗桑说。

“交了枪，谁来保护我们的安全？”面对老百姓的质问，罗桑拍着胸脯：“有我在！”

乡里村里的大小会议上，他向大伙普及法律知识。从夏季牧场到冬季牧场，牧人们逐水草而居，他就跟随转场的队伍而动，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。

然而一名牧民却放出话来：“绝对不可能上交，谁要收我的枪，我就跟谁拼命！”

一个雪夜，抓捕行动开始。初步摸排发现，一把制式步枪藏在嫌疑女人儿的卧室内，旁边铁皮箱中装着80发子弹。嫌疑

子，跳到刺骨的冷水中，生怕他上不来。”同行的骑手赵化大姐说，那天冷得很。“也没想那么多。”乔怀录说，当时就一个劲地往前拨水，想快点游过去。当乔怀录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后，从侧面抓住落水者衣服，用尽力气将她从水中托起，向河岸方向缓慢划行。由于河水较深再加上有一定的流速，拖行阻力较大，乔怀录凭借多年骑行的锻炼积累艰难划行，最后终于将女子救回岸边。在确认落水者无碍后，乔怀录穿上衣服离开人群和骑手继续前往目的地。

谈起这次跳河救人，乔怀录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不大点的小事”。

## “不需要的时候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一旦遇到困难他就来了”

认识他的人都认为，“这就是乔怀录能做出来的事！”

“不富裕却长期资助了十多名学生；在公共汽车上，堵门抓小偷；举报肇事逃逸者，为家属讨公道；捡到钱包，自己花50块钱去电视台播招领启事……”

这个中年人个子不高，留着常见的短寸头，衣着相当朴素，见到生人腼腆地直往后躲。作为一名股级干部，乔怀录的收入实在有限，但工作



3月23日，罗桑达娃抚摸着曾经陪伴他的马儿。  
柴子凡摄

人随身携带一把手枪，睡觉时就放在枕头下面。他家的房屋在一处半山腰上，家里养着4条藏獒。如果直接上山抓捕，极易暴露。

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罗桑决定从山背后绕到房屋背面突击。雪夜中，气温降到零下20多摄氏度，能见度极差，稍不注意就会连人带马滚下山崖，夜里10点出发，近凌晨5点罗桑和队员才走到嫌疑人房屋背后。

刚冲进屋的瞬间，警觉的嫌疑人已将手枪从枕头下取出，就在子弹上膛的瞬间，罗桑和队员将他按在床上。

这一役，有力震慑了当地的私藏枪支的群众。当年，甘孜县牧民主动向公安机关上缴枪支69支，子弹百余发。

罗桑也没有忘记保证老百姓安全的承诺。每年4月到6月虫草采挖期是他最忙的时候，一次巡逻下来要20多天。

哪家的老人病了，哪家的孩子要上学缺路费了，甚至做小生意缺本钱了，他都几百几百地掏给老百姓。

无数个夜晚，在漆黑的达通玛大草原上，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，小伙子们围在一起，用歌声驱赶空旷与孤独。“用手机放首歌，用手电筒照着脸，我就跟着原唱对口型，这是我们大草原上的卡拉OK。”罗桑开心地笑起来。

“在繁华的城镇，在寂静的山谷，人民警察的身影，陪着月落，陪着日出，神圣的国徽放射出正义的光芒……”在众多的歌曲中，罗桑最爱的还是那首《人民警察之歌》。

“自从大德乡来了罗桑所长，挖虫草再也没有出过大的纠纷。我们安心多了，不再害怕被邻县的人来抢草山。”柏罗说。

在2008年到2010年的3年间，罗桑没有回过家。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。

进山巡逻的日子里，想孩子了，他会到几公里外有信号的地方打个电话。

“儿子现在十多岁了，他说长大后想当特警，我支持他。”罗桑轻描淡写的语气中有一丝藏不住的忧伤。

## “就是死，也要穿着警服”

“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警察，现在如愿了，应该知足和珍惜这一切。唯一能回报的，只有认真工作”
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罗桑打开了他的背包。背包里除了充电器、笔记本，还有一把一把的药片。盐酸二甲双胍、雷贝拉唑钠肠溶片、甲钴胺片……拗口的名称下，是他几乎遍布全身的疾。糖尿病、早期肝硬化、慢性非萎缩性胃炎、胃

后第一个月的工资，他就拿来给村里曾经资助过他的一位奶奶镶了副假牙。

“第一笔工资256元。”乔怀录记得很清楚，“小时候，六奶没少帮我，她年纪大，没牙齿了，我就想等以后工作了，有钱了，一定给她镶一副假牙。”

在资助困难学生方面，乔怀录从不吝啬。“我们是从1998年开始资助学生的，小乔哥那时每月工资300多，我也是300多，钱不够用，他就在家门口养蜂蜜补贴家用。”妻子朱瑞改是个小学教师，见不得学校里有困难学生。

后来，朱瑞改父亲退休后，开了一家玉石店，经常补贴乔怀录夫妇，家里稍微有点起色，他们资助的学生也越来越多。在将近20年里，夫妻俩花了几十万资助了十多名贫困学生，有的参军了，有的已经大学毕业找到了不错的工作。

“这没啥，都是良心活儿。”每当别人细数乔怀录的事迹时，他都会打断不提提。听到人家用稍微夸张一点的言辞赞扬他，他就浑身不自在，急忙纠正。

记者注意到，乔怀录的自行车与别人有些不同，他的后座上焊了一个铁篮，这让原本专业的山地车看起来略微有点“土”。每次骑行，乔怀录都会在铁篮里装上扳手、胶水等一些简易的修车工具，以备骑友之需。

骑友王孟说，他总是这样，不需要的时候你

球部溃疡、十二指肠溃疡、眼睑结膜结石……在一份身体检查手册中，如果某个脏器查出有问题，就会在身体图示旁打一个感叹号，罗桑的图片上，感叹号布满了全图。

2009年初，罗桑的身体越来越瘦，饭量减少，长期呕吐。在那个雪夜抓捕行动的前夕，他就感觉到头晕眼花，却误以为自己只是高原反应。

拖到了4月，虫草采挖期开始，他担心草山纠纷，把检查推迟到采挖期后。那段时间恰逢新来的民警一到岗就发生严重的高原反应，罗桑把他送回县城抢救，新民警捡回一条命，罗桑却晕倒在旅馆中。

“我是真心喜欢这份职业，舍不得请假啊。”买了10瓶矿泉水，猛灌一通，他又回到了派出所。

2010年2月，罗桑夜里常常痛得冒汗，呕吐次数越来越多。想到去大医院路途遥远，而即将到来的又是一年中的虫草采挖期，枪支隐患还没有解决，他将体检计划推迟到了6月。

那年9月，他终于去了州医院，切除了胆囊，同时被检查出还患有早期肝硬化、2型糖尿病。

听说他病了，章龙村一位牧民骑着摩托车跑了500公里，跑了整整一天，专程去州医院看望他。

“他就是我们的亲兄弟啊，他病了，我们着急。”这位牧民曾是罗桑教育转化的一个对象，看到他风尘仆仆的样子，从怀中取出乡亲们一点点积攒的5斤酥油，罗桑的眼睛湿润了。

两个月后，他转到成都住院治疗。到了2011年元月，病情好转，医生同意出院，但要求必须在成都休养一段时间。

“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，就想赶快回到草原上，回到牧民家里喝上一碗奶茶，和他们唠唠家常，也特别想念同事，想念我的警服和配枪。”他说。

休养的日子，罗桑时常出去锻炼。说是锻炼，其实就是想看看警察兄弟们的巡逻车。他总爱去执法的现场，装成一个围观群众看别人执法。

有一天，站在成都春熙路的天桥上，看着车来车往，罗桑哭了。“人们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，我的生命却耗费在治病、休养上，这样的日子活着没有意义……”

“即使死都要穿着警服死。”罗桑决定，无论如何都要归队。

那段时间，单位刚好有一个案件要去北京抓捕嫌疑人，他主动请战，领导拗不过答应了。罗桑终于如愿以偿，再次回归警队。

回到甘孜，为了照顾他的身体，县公安局把他调到了县里。

感觉不到他的存在，一旦遇到困难，他就来了。

貌似出手大方的乔怀录却是乡里出了名的“小抠”，一部几百块的手机用了很多年，衣服不过百元，微信红包向来只发1分钱。“他连一套体面的衣服都没有。”朱瑞改怎么也拗不过他。

“群众和干部，哪有什么矛盾，你往前跨一步距离不就近了”

对乔怀录的“爱管闲事”，其实家人也会担心，“每次我都害怕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怕人家讹他，报复他。”乔怀录的岳母边说边抹泪。

老人担心的事儿，乔怀录其实是有准备的。他宽慰老人的话不多却很很有分量：“没事，有正气在呢！”

“他总能很冷静地去处理事情”。一次，在镇平县热电厂附近，有一辆油罐车肇事致使对方死亡并逃逸，乔怀录恰好路过，迅速记录对方车牌号后，拨打110报警，交警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将肇事者抓获归案。

针对当下社会上存在的“不敢扶”“扶不起”情况，乔怀录也有自己的办法。有一次，乔怀录途经镇平县312国道五里岗路段，他看到许多人围观被撞伤的两位路人，伤势比较严

重。因为没有目击者，也没人敢上前，怕被讹。

乔怀录叫来一辆三轮车，把两个伤者送到县医院，但他并没有直接付钱给三轮车主，而是等到伤者家属来之后，让家属支付了车费。

“并不是我不舍得付钱，人都救了，还在乎这点钱，不给钱，三轮车主就走不了，等到患者家属来了，万一有理说不清，他也能作为第三方给我证明下。”乔怀录很坦诚，尽心尽力帮助别人的同时，也很会讲究“策略”。

义行中的这些小“智慧”背后是乔怀录日常的憨实为人。“我和乔打小都认识，每天下班，同事都走了乔还要留下，把地拖一遍，门锁好才走。”同学又是同事吕晓改说，就连整个服务大厅包括镇政府的桶装水都是乔一个人换扛。

“小乔很好相处，话不多，能干事。”同事辛芳说，碰到来办事的老年人，他都主动上前去扶一扶，走的时候送一送。

“群众和干部，哪有什么矛盾，你往前跨一步距离不就近了。”乔怀录认准这个理儿。

“都不是什么大事，能多做就多做点。”

工作20多年了，还只是个正股级镇服务大厅的接待员。有人拿这个打趣他，乔怀录却淡定又不无幽默地回应：很不赖了，我在镇里都属于中层干部了。“知足常乐嘛！”

“现在身体好些了吗？”记者问他。

他微笑没说话，用手把牙齿一抠，一连几个假牙被抠了下来，记者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一边笑着将牙齿装回去，一边说这是糖尿病的并发症。

调回县里，虽然海拔低了，工作强度却并未减小。别人问起他的病情，他总说没事。许多次，同事看见他痛得蜷成一团，额头浸出大颗大颗的汗珠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又陆续被查出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、代偿期肝硬化、2型糖尿病酮酸中毒……大大小小14种病折磨着他，他依然扛着。

病魔带来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折磨，更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。为了治病，他卖掉了母亲留给他的在德格县的一套藏房，又卖掉了单位分给他的一套福利住房。然而这些钱在重病面前，依然显得微薄，市公安局和县公安局连续两次组织为他捐款。

没有了家的罗桑，如今吃住住在公安局，落寞的身影常常让同事揪心。

“只要不让我脱下这身警服，承受这些没有问题。我从小的愿望就是当警察，现在如愿了，应该知足和珍惜这一切。在我病得最重时，是领导、同事的支持鼓励让我挺过来，重新穿上警服。唯一能回报的，只有认真工作。”

他的宿舍陈设再简单不过，散放着药瓶和书籍。然而，这个看似粗枝大叶的男人，每天回到房间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用毛巾掸干净警服上的灰尘，整整齐齐地叠得有棱有角。

2014年至今，罗桑在拖坝派出所工作。拖坝乡是甘孜州的东大门，盗抢车辆人员多，又是流动人口聚集地。面对这块“硬骨头”，罗桑却有说不出的开心。

“让你担重任，是认可你的能力。”他白天既要开展派出所各项工作，还要开展卡点查缉和治安巡逻。他最怕别人问起他的病情，生怕因为得病而被调整工作。

“医生告诫我，肝病和糖尿病必须好好休息，规律生活，但警察这一职业不容你好好休息，更谈不上规律的生活。这三年，我的病全靠药物控制，时好时坏。其实在警察队伍里，在甘孜，比我辛苦的同事太多了，我这不算什么。”天色渐暗，罗桑点燃了一支烟。

他说自己一直戒不掉这个习惯。也许对于这个孤独的男人来说，烟，更像是一种陪伴。

离开大德乡返回县城的路上，汽车开出了五六公里后突然停下来。向后一望，只见一群骑着摩托车的老百姓还跟在后面。

“快回去了，快回去了。”罗桑不停地劝他们走，眼泪闪着泪光。（参与采访：柴子凡）

# 一个股级干部的意见“智”为

本报记者刘雅鸣、史林静

像往常一样，坐在镇里综合服务大厅农业服务窗口前，乔怀录认真接待着来办事的群众。就在几天前，他却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：从冰冷湍急的河里救上了一名落水青年。若不是这次跳水救人的义举，乔怀录这个47岁的河南镇平县石佛寺镇平凡寻常的乡镇干部，很难走进人们的视野。爱骑行，善弈棋，长期资助贫困学生，抓过小偷，救过伤员，也举报过肇事逃逸者……在人们对他的“回忆录”里，这些不胜枚举的好事，似乎也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。

## 救人这件“不大点的小事”

“那是清明节假期的第二天，按照俱乐部的骑行计划，我们一行20人约好了从镇平县骑行到内乡县方山公园。”当天的骑行领队刘俊杰说，当路过内乡县湍河二桥时，看到桥上岸边很多人围观，骑到桥中间时才发现有人落水了。原本想报警的乔怀录看到落水者的头动了一下，他意识到——人还活着！顾不上报警的他丢下单车甩掉鞋，拔腿就往河岸跑，骑友们还没反应过来，乔怀录已经纵身入水。

“跟谁都没商量，边跑边脱衣服，他跳下去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揪着，刚骑完40公里的热身